

來自基亞文納的裴斯塔洛齊家族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第三批移民來自三同盟（格勞賓登）統治下的義大利語山谷，尤其是基亞文納和瓦爾泰利納；當地的新教社群承受著來自米蘭及天主教會的壓力。來自基亞文納和格拉韋多納的佩斯塔洛齊家族約於 1550 年在約翰·安東·佩斯塔洛齊（1537–1604）的帶領下來到蘇黎世，並於 1567 年獲得市民權。他們最初經營亞麻布、棉織品、天鵝絨和絲綢，至 1579 年已專營絲綢。在近兩個世紀裡，他們一直是絲綢商人。1662 年，一位佩斯塔洛齊當選為新成立的商業理事會成員；1767 年，漢斯·雅各布·裴斯泰洛齊（Hans Jakob Pestalozzi）進入大議會。¹該家族後來孕育出教育改革家約翰·海因里希·裴斯泰洛齊（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，1746–1827），並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經營一家延續逾 250 年的鋼材貿易企業。

佩斯塔洛齊家族指出，「洛迦諾人」對蘇黎世的貢獻，必須置於更廣泛的義大利新教移民浪潮中來理解。《瑞士歷史辭典》（*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*）將來自瓦爾泰利納、格勞賓登以及洛迦諾加爾文宗社群的難民，列為十六世紀聚集於蘇黎世的群體。²他們語言相通、信仰相同，並與倫巴第地區保持商業聯繫。各家族之間相互通婚，丹尼爾·奧雷利（Daniel Orelli）便是其中一例，其母親便出自佩斯塔洛齊（Pestalozzi）家族。他們在這座德語城市中共同形成了一個說義大利語的商人圈子，這個圈子一直延續到第二、第三代融入蘇黎世社會為止。

1 創業難民的神話

十七世紀的家族史將蘇黎世絲綢業的成就完全歸功於洛迦諾人。丹尼爾·奧雷利（Daniel Orelli）於 1683 年出版的《洛迦諾迫害事件（1555 年）》（*Locarnesische Verfolgung 1555*）在此傳統中扮演了核心角色。《瑞士歷史辭典》（*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*）指出，該書強化了一種錯誤觀念，即新教難民將絲綢業引入了蘇黎世。³這種觀念之所以極具吸引力，是因為它將宗教上的英雄主義與經濟上的成功結合在一起，並使難民後裔在仍為取得完全市民權而奮鬥之際，獲得了要求承認的依據。

常見誤解。人們常說，蘇黎世綢緞業是由 1555 年的洛迦諾難民創立的。現代研究已糾正了這種觀點。早在十三世紀，蘇黎世便已有絲織業；而十六世紀晚期的絲綢業，既是由義大利移民建立的，同樣也是由韋德穆勒（Werdmüller）家族等當地商人建立的。《瑞士歷史辭典》（*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*）指出，那些「有時僅被勉強接納」的洛迦諾絲綢商人，很快便被當地商人超越；後者憑藉在棉花貿易中累積的經驗，創立了經營絲線與毛線的大型商號，例如 *Florhof* 和 *Seidenhof*。⁴這個神話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丹尼爾·奧雷利（Daniel Orelli）於 1683 年的記述。

因此，現代學術研究賦予洛迦諾人一個更為具體的角色。他們帶來了市場知識、與倫巴第的商業聯繫、天鵝絨織造等若干技術，以及——就扎尼諾而言——集中化生產的首次嘗試。本地資本（如 Werdmüller 家族）以及 Turrettini 等其他義大利流亡者的專業知識同樣至關重要。蘇黎世議會奉行保護主義政策，將製造業保留給城市並禁止鄉村作坊，這對該行業結構的塑造作用，遠超過任何單一移民群體。⁵沃爾特·博德默（Walter Bodmer）於 1946 年發表了一項關於 1550 年至 1700 年間難民移民對瑞士經濟影響的研究，為這種更為冷靜的評價奠定了基礎；他指出，接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考量，而且許多難民企業最終以失敗告終。⁶

2 天鵝絨、塔夫綢與紗羅

到了十六世紀末，蘇黎世的大型企業家——包括韋德穆勒（Werdmüller）、穆拉爾特（Muralt）、奧雷利（Orelli）和裴斯泰洛齊（Pestalozzi）家族等蘇黎世的大型企業家，除了絲線之外，還開始生產天鵝絨、塔夫綢和絲紗羅。蘇黎世同時也是從西班牙和義大利進口生絲的再分配中心，這些生絲加工成絲線後，再從蘇黎世運往巴塞爾、法國、奧地利、德意志和英格蘭。1685 年以後，該城又增加了織襪機，用於編織長襪及更為奢華的織物。由此，該產業逐步從為遠方市場加工絲線，轉向價值日益提升的成品織物；下文將要探討的埃舍爾（Escher）家族於十八世紀的皺紗織造，則使這項發展更進一步。⁷

3 註釋

1. 維基百科，「佩斯塔洛齊家族」，
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Pestalozzi_family（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閱）。
2. 托薩托-里戈（Tosato-Rigo），〈新教難民〉（同上）。
3. Martin Lassner，〈Orelli, Daniel〉，載於《DHS》，2009 年 10 月 26 日版本，<https://hls-dhs-dss.ch/fr/articles/029400/>（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閱）：該書“renforce 駁斥了「新教難民將絲綢工業引入蘇黎世」這一謬誤觀點
4. 莫圖-韋伯（Mottu-Weber），〈絲綢業〉（同上）：「這些絲綢工匠起初雖不被熱烈歡迎，但很快便被當地商人接手；這些商人憑藉其在棉紡織業的經驗，成功創立了專門生產絲線與羊毛線的工坊，例如弗洛爾霍夫（Florhof）和塞登霍夫（Seidenhof）。」
5. 凱勒（Keller），〈胡格諾派的影響〉（同上），關於該市禁止鄉村作坊一事。

來自基亞文納的裴斯塔洛齊家族

6. 瓦爾特·博德默，〈1550-1700 年間難民移民對瑞士經濟的影響〉（蘇黎世，1946 年），據托薩托-里戈，〈新教難民〉（同上）中「史學」一節的概述。
7. 莫圖-韋伯（Mottu-Weber），〈絲綢業〉（同上）：「十六世紀的大型企業家（韋德穆勒、穆拉爾特、奧雷利、裴斯塔洛齊）也開始生產天鵝絨、塔夫綢和絲紗。」同一篇文章（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閱）將蘇黎世描述為「從西班牙和義大利進口生絲的再分銷中心，這些生絲隨後以紡紗形式轉口至巴塞爾、法國、奧地利、德國及英格蘭」，並提及 1685 年後引進「機械編織襪子及織造更奢華的布料」，並指出海因里希·埃舍爾（Heinrich Escher）「借助從博洛尼亞挖角而來的工匠」，「自 1730 年起開始織造被稱為『博洛尼亞綢』的絲綢皺紋布」。另見普菲斯特（Pfister），〈蘇黎世工廠〉（同上）

僅供一般參考。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，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，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。

網上版本：hk.helveticaregister.com/lugano-the-pestalozzi-from-chiavenna